



## 春天,火车已开出

□石泽丰

很多时候,人总是在奔波中消耗着时间,又在某一时间选择去奔波,貌似一列火车,一次又一次地从春天的站台出发,载着一车子心愿,喘息着奔向远方。

远方有多远?从中专毕业到现在,我至今都没有抵达到,但心总是向着远方。记得是在1999年的春天,我从怀宁火车站出发,带着打工致富的念头,坐上了一列开往广州的绿皮火车,想在南方找一份能改变我家庭贫困的工作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真实的火车,看到它如一条长龙一样缓慢地停在我站立的站台边。车门打开,人们蜂拥而上,原本车厢内就人满为患,水泄不通,但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往里挤,有的从车窗翻入。我挤在人群中,不知是谁从我背后将我推了一把,我才上了车。身上的背包带早已被扯断,我紧紧地拿着背包,挤在车门口,脚移不出半步,就这样站了一天一夜。至今我还在为当初的拥挤感到惊悚,到底是什么拨动了我们非要外出打工的心弦?当初那么多人南下,一道从春天出发。

火车一路向前,而我并不因此感到自己离远方近了。我有一种心虚的感觉,在打工族的大军中,我少得可怜的知识储备到底能压多少胜算的砝码,我心里没有底。到了广州后,一连几天,求职场上黑压压的人群,一次又一次地将我挤入角落,起初,一次又一次美好的设想,此刻也被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全然浇灭。我想到那列载我而来的火车,想到自己来时的模样,火车缓缓地靠向站台,它像一个呕吐的蟒蛇,将“胃里”的我们

## 父亲数钱

□潘文军

这是一九八五年春节期间发生的事。

大学毕业后,我被组织上分配到一家国有林场工作。时间过得很快,转眼就到了年关,我兴高采烈地踏上了回家探亲的路。

那时的道路条件较差,从林场到老家大约六七百公里的路程,先后要倒两三次车,中间还要在一个小城市停留住宿,因此工作期间我很少回家,只是偶尔寄封家书,向远在故乡的父亲报个平安。

见到父亲的时候已是傍晚。

吃过晚饭,我迫不及待地参加工作后的第一笔收入递给父亲,父亲先是将手在衣服上擦了擦,然后又使劲地拍了拍,这才将一叠崭新的人民币接了过去。昏暗的灯光下,父亲低下头,开始一张一张地数着我递给他的人民币,数完了,父亲抬头看了看天花板,似乎是在计算着什么,然后用眼睛的余光扫了我一眼。父亲还是没说话,低下头又开始数那叠人民币,又一连数了几遍。

其实,那叠人民币加起来也就四百多块钱,大多是十块一张的,数不了多长时间,可是父亲数得很认真,认真得令我心里发毛。

如数吐出,然后,又咣当咣当地走了,沿着宿命的轨道,始终向前,向着远方。

我不排除自己有着不满现状的想法,当我失意地从南方回来,在一家国企顺利地应聘到办公室负责人岗位的时候,一天到晚撰写着毫无创新的公文,然后就是喝酒、陪客,这几乎成了我生活的全部。就在第二年的春天,我把一份辞职报告递到了总经理的办公桌上。总经理有些出乎意料,过了一会儿,他问我:你想好了吗?我没有回答。出了他的办公室,我也在反问我自己,如果说没有想好,别人会觉得你做事草率;如果说想好了,我要去哪里呢?既然辞职报告都递交过了,我只得又将出发,去远方,去属于别人的城市里继续寻找自己合适的工作。

随着春天不断轮回,履历表上的年龄也在一岁接着一岁地往上增长,再加上自以为是的坚硬的翅膀,在日复一日扑打中逐渐萎缩,我像一只日渐衰老的鹿,尽管年龄受限体力不支,但目光向前,满脑子都是奔跑的风景。我身边的几个朋友劝我说,你十六年换了八个单位十四个岗位,也该停下来了,去过一种相对安稳的生活。是的,我应该停下来,在人生步入第四十个春天里,可是,我阻止不了我心原上的火车,它已开出,还在奔跑。

如今,每次在青灯黄卷里诵读诗书,洗礼心灵时,我的热血还保持着当年奔流的速度,只因春天这个美好的季节,只因梦想,值得我们每个人去追逐。

父亲终于开口说话了:“儿啊,你每个月开多少工资?”

“三十四块五毛钱。”我答道。

父亲的眉头皱了起来:“你,你这钱不对啊?”

直到这时我才明白父亲的用心,也责怪自己的疏忽。于是,我开始一笔一笔地给父亲计算自己的收入,每月工资多少钱,加起来一共多少钱;单位组织我们下乡,每天补助一块五毛钱,每月45元,大约几个月,一共补助了多少钱,因此我交给父亲的钱足足比我的工资高出一倍还多。父亲看我一笔一笔地算得很清楚,很仔细,紧锁的眉头这才舒展开来,露出了难得一见的微笑。

父亲说:“儿啊,咱得走正道,你这钱要是来得不明不白,老子饶不了你。”

父亲很少讲粗话,可父亲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像是开了花。母亲去世得早,父亲一人将我们兄妹三人拉扯大,非常不易,如今儿子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自食其力,养家糊口,父亲的快乐自然是从内心深处涌出来的,是挡也挡不住的。

从此,我记住了父亲的话。

父亲数钱,数出了是非曲直,同时也给了我一生一世的警醒!

## 功利

□沈千惠

钱理群先生讲过一个小故事:一学生来旁听,思维迅捷且与钱老互动积极,课后常与他磋商学问,更兼意趣相投。某日,学生踌躇开口请求一封推荐信,钱先生感其思维品质过人爽快应允,学生便轻易获得一份足够分量的敲门砖。然推荐信一出那学生便再无踪迹,先前无话不谈成了功利的假象,难怪钱老只能感叹:“如今的学生,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了。”

现实世界,追名逐利的路上总是挤满翘首以盼的人群,我游荡在他们的缝隙里,时常茫然不知何所去,要不要做一个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?不敢苟同如此智慧的“捷径”,又常羡慕他们垂手可得的胜利。

于是,开始追寻。

崎岖的山路颠簸不平,后背和座椅微微摩擦着。雨后泥泞,车轮碾过泛着潮意的黄土,溅起一片稀泥。

天色昏黑,将至山顶,驾驶员有些辨不清方向了,犹疑间不能前进,于是拨打了求助电话,不一会,路旁走出个披着军用雨衣的老人,吆喝着,利落地跳上大石头指挥起来,腰间别的强光手电在水分极重的空气里“喇”地冲荡开一道雪白的光柱,也照亮了各人头顶冒着的热腾腾的白气。

一车人的心安定了几分。

老人是这儿的守林员,从热血踌躇到如今花甲,想来也有三十多年了。他邀我们去他的小屋,屋里一只没有门栓的大鸟笼,各种竹条编织品,还有大盆的芳香袭人姹紫艳丽的花。他似乎没有文学作品里守林者既定的木讷寡言,反而一个劲儿介绍他看护的这片林子:哪儿种什么树,哪儿开什么花,哪儿看到过猴子和麋鹿……都熟稔得如同掌心的纹路,长久摩挲后,一清二楚。

耳边是一阵连着一阵细碎枝叶的碰撞声,老人眼里闪着朴实的光,他望向黑黢黢的窗外:“这些树可俊了,我每天看呐看呐,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,不为钱地晃眼就几十年了……”他的声音掺在风里,飘飘忽忽,荡散去远方。黄澄澄的光下,老人脸上刀削似的纵横沟壑更加明显,数十年极具力度的山风让皮肤糙裂枯萎,但他眼中跳动的火焰又让我感动而良久沉默:生活中需要一些涤去功利的坚守吧,守在原地的意念并不是长久煎熬的苦情,其终极意义也不过是像老人一般“山中何事,松花酿酒,春水煎茶”一样不受束缚地与绿意盎然间植物灵长相依相存,而对于我,我要做的只是问问一如儿时时代无瑕的初心,即知我的路通向何方。

世上多是浮萍,少是树,诱惑和追求总是在几何式地爆裂增长,人们便毫无顾忌地浮弋在水波里,向往着人云亦云的鲜花和掌声,到最后不管是否成功,心都会和那些被欲念沾满一样成为标榜的模具。而那个可爱的老人真正“清静无为”的智慧悄悄守护着自己的天地,植身于大山深处,让自己密集的根须递叠延展,攥住每一片叶一缕风,再不离开。

我真正懂了。